

黑蝙蝠

刘子成 著

哈尔滨



黑 蝙 蝠

刘子成 著

哈尔滨出版社

(黑)新登字 12 号

责任编辑 李 战

封面设计 柳敦贵

410-403

108-2

626308

黑蝙蝠

刘子成 著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

黑龙江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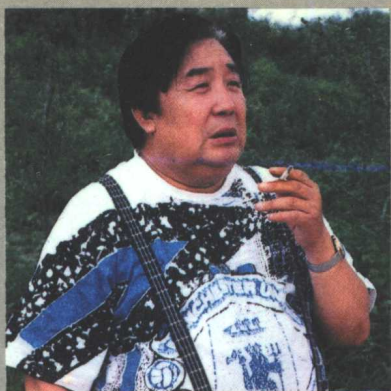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875 印张 280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ISBN 7-80557-872-9/I·218 定价:12.00 元

一个真实的女人，
一个奇特的女人，
一个有争议的女人，
绰号“黑蝙蝠”的女人。
由于亲情、爱情、民族、国家的影响，
她被逼上了复仇之路……



作者小传

刘子成，笔名：流星。
1942年生于黑龙江省双城县，国家一级作家，现为哈尔滨市作家协会，影视家协会副主席。

于1960年开始发表作品，现已出版各类文学艺术作品达500余万字。其中长篇小说《捉住一个太阳》、《丑妻》、《月亮的悲歌》等8部；电影《飞来的仙鹤》《满洲怪狼》《男性世界》等5部；电视剧（含电视连续剧）共拍摄了《山后那个秋》《大潮中的枪声》等百余部（集）。中篇小说及中篇报告文学《青纱帐，母亲》《红月亮》《中国大背景下的思改》等80余部。获国家级奖励的及被介绍到国外的作品有：《飞来的仙鹤》《硝烟散后》《蛇》《座山雕世家》《幸福和我们捉迷藏》《队长媳妇》《青纱帐母亲》等多篇（部）。

被誉为多产作家，多面手作家。

H680/10

目 录

序 言	为生我养我的古城正名·····	(1)
第一章	于大头夸官回故里 苏德臣削发当和尚·····	(8)
第二章	大出殡“蝙蝠”闹古城 抓刺客四门贴告示·····	(19)
第三章	上香日聚会老爷庙 好慈源月夜走单骑·····	(43)
第四章	结良缘新郎死于花烛夜 听鼓书夜来春风燕子梁·····	(96)
第五章	承旭门狐仙显灵 碧云庵风送琴声·····	(131)
第六章	设暗探伪满大臣起杀心 为复仇“蝙蝠”血溅魁星阁·····	(168)
第七章	双谋杀暗探关萌之死 巧相逢柳丛相许终身·····	(201)
第八章	东神道杀手大集案 怡乐楼妓女唱百卷·····	(242)
第九章	北兵南调于府告急 新京来客少佐失踪·····	(274)
第十章	火烧藏经楼捉住“黑蝙蝠” 和尚闹法场救出女豪杰·····	(296)

第十一章	法轮常转兵围老爷庙	
	苍天流泪“黑蝙蝠”被斩.....	(333)
第十二章	衰亡的老爷庙	
	神秘的铁棺材.....	(340)

序 言——

为生我养我的古城正名

双城堡——生我养我的故乡。

迄今在那片黑得流油的沃土里，有我的祖父、祖母、父亲及两个母亲的躯体与大地融为一体了。

迄今在那片长着高粱、谷子、大豆、苞米、向日葵五谷杂粮的田野里，还劳作着我的骨肉乡亲。在古城青砖黑瓦滚龙起脊的屋子里，还住着我的一奶同胞。

据老辈人记忆，我祖居云南，后迁居河北省永平府迁安县。

但，我的记忆是古城——双城堡。

是我那位清代中举做官的祖父刘铸，把我们带到东北松花江与拉林河、阿什河交汇的三角洲——双城堡落脚的。于是，父亲在这块土地上娶过汉族、满族两个妻子——也是我们的两个母亲，这才有了我们生长在黑土地上的这一代。

大哥在我童年的时候，参军出走，战斗到全国解放仍置身军营，一年前他带着戎马一生的光荣离休在湖南。

童年留给我的记忆是什么？

——是古城的骄傲：

那飞檐翘起、彩色琉璃瓦铺顶的魁星阁楼；那有着神秘色彩的传说狐仙显过灵的承旭门楼；那红门如血、石旗杆耸入云天的老爷庙、无量观；那香烟缭绕、古柳倒生的碧云庵；那画着18层地狱阴曹地府的阎罗殿、藏经楼；那有着孔老夫子及他的72贤人偶像的东北第一大文庙；那金碧辉煌像是宫殿的双城堡火车站；以

及那积满死人棺木与尸骨的火神庙……至于古城外延——南至拉林河畔北至松花江边，围着古城自唐代起到金、元、明时代建筑相映成趣儿的一对对共 18 座城池（双城就因此而得名），由于早已成为废墟，我无记忆。

街路的记忆，是我童年的画卷。那石块铺成鱼尾纹状的马路；大马扬起蹄子“嘎嘎”叩响石头路面拉的斗子车（也叫洋车）；路两侧的阳沟板（铺在马路两侧排水沟上面，可以用作人行路的木板），像两条猩红色的毡子沿着马路的走向，顺东西南北四条大街铺展着，纵横交错，汇集在十字街心的宝塔式小楼下。

我曾经目睹：木板道上正走着挎着洋刀耀武扬威的警察，被国高学生一巴掌打下去；让国兵一脚踢下去；让大军阀家里的少奶奶少太太骂下去；让横行无阻的宪兵用枪托子打下去；让阔爷、乡绅的柱棍儿扒拉下去……

能够有资格走上路两侧木板小道儿的人，是一种显赫和骄傲。这路两侧高于地面一尺半足的红漆木板道，是贵族阶层的逛城散步之路，那些贫民百姓更是对这路挨不得碰不得的。

那些平民阶层的人，只要进城，便都是心惊胆颤地走路，即使这样，有时还难免大祸临头的。

——古城小镇里，有数不清的彩色大门楼，每个门楼上面都有木雕的龙头牢固地永驻着。那龙头瞪着彩色的眼睛，探头吐须、张牙舞爪，一股要吃人的样子。最惹不得也碰不得的是居住在这些带有龙头大门里面的人家。那些个大门里面，套院连着套院，大门对着角门，方形门对着拱形门。里面的瓦屋不仅雕梁画栋，檐头翘起，红木九宫格的根子窗外面还有等距离的粗大圆直的大红柱子。住着这样院子里的大人小孩儿、丫鬟小姐、老头老太太、阔奶奶、老太爷子、公子哥和磨坊杂役、护院子打手，无论如何是外人所招惹不得的。至于那些夏穿旗袍，冬围火狐狸围脖的大小姐、二小姐、三小姐，四姨太、五姨太及少奶奶、老奶奶们更是

针扎火燎一身刺儿，得罪了她们，便是触怒了上帝。轻者被打一身伤，重者小命当场呜呼。

我曾亲眼目睹——

一位从农村来城里卖香瓜的老头儿，只因一位粉妆小姐咬了口香瓜尾巴，说了声苦，便让两个持洋刀的警察，一顿洋刀背砍，马靴猛踢，打得死去活来之后，令其正晌午时跪在扁担上，一直跪到掌灯时分，老头儿昏倒在地死去了；

一位坎肩上印有洋字号码的马车夫，拉着一位少奶奶看戏回家，拉到大门楼前面，少奶奶在下车时因为她穿的高跟鞋崴了自己的脚，立即哭嚎喊叫。从大门楼里面跑出来两个拎手枪的年轻军官，毫不犹豫，一声没得讯回便一枪将马车夫打倒在地。可怜这位马车夫额头饮弹，血染面颊。尸体躺到晚上，被挂着日本膏药旗的收尸车当无名尸体捡了去。而马及车，在那位马车夫倒地的时候，就被牵到大门楼里面去了，谁敢问津？

我还曾亲眼所见：日本兵和伪警察们，在十字街头摆着4口锃明瓦亮的大铡刀，铡完几十个说是“胡子”的人之后，又把一个沿街讨饭吃的傻子也按倒在铡刀上，切掉了他的脑袋……

我迄今还记得那傻子被按倒在铡刀上时，他脸色灰白，双眼凸着乞求手握铡刀的胖警察：大哥饶命，爹饶命，爷爷祖宗饶命啊，我再饿死也不当要饭的了，爹、爷爷、祖宗啊……

“嘎哒”一声响，傻子的脑袋在满是尘土的地上滚动着，鲜红的血，把路面染红了。

双城堡，有东、南、西、北四门。

南门，又称朱雀门。经常在高高的城门楼子的飞檐下悬挂着不知道装了什么人的脑袋的铁丝笼子，那些人头从铁丝笼子里往外直劲滴血。我迄今记得有男人头也有女人头，死者有瞪着眼睛的，也有紧紧闭着眼睛的。我小时候看了，好多天夜里吓得不敢闭上眼睛，一闭上眼睛，眼前就出现那些个我曾看见过的滴血的

人头；

北门，为子门，也称神玄门，又叫玄武门。此门是兵（伪军、国兵）警（伪警）出巡时列队集结出发的地方。有时也是兵警执行什么任务或所谓剿匪（抓共产党或有正义感的胡子里们）得胜回归，在此受到城里的官僚、军阀、乡绅、名流、财主们摆酒宴欢迎的场所。

东门，为龙门，又叫承旭门。此门与其它北、南、西门在建筑上截然不同。其它三门属大屋顶飞檐翘起，只一层一门。而这东门属二层双门。门楼顶层也飞檐翘起，二层像戏台，左右分上門和下門，中间画一蛟龙出水的巨型画屏。此門樓虽属二层，但已超过现代民宅的6层楼高。传说这座門樓是狐仙显灵的地方，曾有一个恶霸财主的尸体被坠在二层楼的飞檐上示众两昼夜。因此，这座城門前常聚些平民百姓来此摆供上香烧纸，以祈求保佑平安什么的……

西门，为虎門，門樓白色，又叫白虎星門。这个門是不经常打开的，总是关闭很严并有兵警昼夜握枪把守。凡此門大开时，必都是有什么人被五花大绑，背上插了亡命招子从此門经过，再走不远，在一个土台上被强制跪倒后或用刀砍头或用枪击头颅。

我这本书里尤其着重描写的是——一位被称之为匪的净面女子，绰号：“黑蝙蝠”，也是从此推出去，按于土台子上被砍去头颅的……

童时，这“黑蝙蝠”被传说是“匪”，她果真闹得这座古城堡里的大户人家夜夜不宁，甚至不是死就是伤。而且她还专门拣热闹的场面制造事端，特别选择某位大财阀、大军阀或地位显赫的官宦人家的婚丧嫁娶时……皆因她的行为所致，使这些大家族里的人魂飞胆丧，甚至鬼哭狼嚎，昼夜不宁，鸡犬不宁。

童时，我们小孩子们都很怕“黑蝙蝠”，以至今天，我都已满头白发，对“蝙蝠”这种有着黑褐色翼膜，头部和躯干像老鼠般

的哺乳动物还怀有惧怕心理。

因为，我没有见过那个叫“黑蝙蝠”的女人什么样，我所见到的只是这种夜间有扑蚊蠓作用的“黑蝙蝠”！

大了，我离乡工作了。

有人问：“哪里人？”

我答：“双城堡人。”

于是，年长些的问话皆缄默，不再问了。

原来，我的家乡双城堡，在日军入侵后的伪满时期，曾以出现几个臭名远扬的大汉奸而著称于世：

有伪满洲国军机大臣兼第四军管区总司令、东北“剿匪”总司令、护路军总司令的于琛澂（绰号：于大头，字险舟）。他不仅为日军北上侵占哈尔滨大开方便之门，还派他所辖的刘宝麟旅攻打主张抗日的李杜兵团。于逆还派兵策应日本侵略军围攻在双城堡阻击战中大显神威的赵毅旅团。在日寇大炮和飞机的轰击下，他的部队配合日军打败了和挤走了勇于抗战的赵毅旅团。在双城堡车站遗留下 108 名中国热血男儿的躯体，惨遭日军用坦克车灭绝人性的辗压成了肉酱……于逆还在任东北“剿匪”总司令期间，亲自签发讨伐令，以他个人兼司令长官身分，出 5 万现大洋要买抗联总司令杨靖宇将军的脑袋……

有伪满洲国财政部大臣兼东北行政区长官，又任过东三省银行督办，东省铁路公司总董事长、总督办的国民党元老莫德惠（字柳忱）；

有滨江道尹兼松江省长的蔡运升（字品山）；

有被蒋介石亲封“国魂军魂”的中将师长韩光第（字斗瞻）；

有哈尔滨特别行政区长官张景惠（字叙五）的外甥伪少将特务关萌；

有清末朝廷命官老省长翟文选及总理大臣级的多铎；

至于乡绅、土财、商会头面人物以及社会名流于一斋、李品

三、车玉堂、王丹霞等，更是路人皆知。这些人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有的甘愿充当了卖国丧权的大汉奸——引强盗入我东北的“东洋犬”。但也有些人物，在民族危亡时期干过些好事。

历史总是公允的，

历史又是无情的。

历史记载着为阻击日军入侵哈尔滨而血战到底的赵毅旅团；历史还记载着因积极筹金备酒席支持赵毅旅团打响双城堡阻击战，而被日军用长钉子活活钉死在砖墙壁上的商会会长车玉堂……历史也公正地对待蔡运升等人。

当然，历史也毫不留情地记载着于琛激、关荫等民族败类！大了。

却原来我的故乡双城堡出现过这么多的耻辱人物、大个汉奸。

然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斗争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也曾涌现出为我们家乡和共和国的独立而献出鲜血和生命的中共早期地下党员张耕野、李光明、张宗兰和反满抗日的诗人、死在日本屠刀下的问流以及女作家苦土和鄂娅等。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开展地下斗争到全国解放战争结束，双城堡曾涌现出师、军、兵团级干部和厅、局级高级干部 300 余人。

烈士入传，英雄载史。

然而，只有传说中的民族英雄“黑蝙蝠”无人为她作传，更无人为她写史。当时，她的行为与行动，也不受任何人任何组织的委派与指挥。她的一腔热血显出她在民族危亡时期的中国人的个性，不屈的个性。我因此为她作传，让后人知道：生我养我的古堡双城县，也曾出现过有坚强个性，拼命精神，不屈外患并敢于斗争的民族英雄。

“黑蝙蝠”的家事无人知晓，只有在她读过书的女子国高中的学生花名册上记载着：姓名，关霞；民族，满。她的生年无从考

究，她的卒年是1944年旧历8月15日中秋节正晌午时。

至于她父母系何人，迄今没有找到。因她系“女匪”被斩，收尸的是一群见义勇为的光头和尚。

在她死后的第22个年头——即1966年秋天，古城闹红卫兵大扫四旧时，拆了香火旺盛的关帝大庙，在庙顶浮悬着的铁棺材里，发现了她无头的尸体和一个破旧的琵琶，以及3枚由钢铁打制成“蝙蝠”形状的飞镖……

我著书为故乡的古城正名。

生我养我的古城，汉奸早已身败名裂，遗臭万年，连他们的后人也无颜面史，或易姓更名在任何一个角落生活着。而英雄和英雄的传说却永远永远常存！

“黑蝙蝠”死了，但她还活着。

寒星炳天，夜风入怀。我在以我出生地的门楼——承旭门命名的承旭书屋中，为她作传。我仿佛看到她在天之灵正注目于我，也寄希望于我。

作者 于承旭书屋

1994年5月夜

第一章——

于大头夸官回故里 苏德臣削发当和尚

古城双城堡热闹了。

古城双城堡什么时候不热闹？

这座5华里长5华里宽，东西南北四方四角的古城，远在4千年前就有挾貊了人、扶余人居住。从金代到清代嘉庆19年，就被封为双城府、双城厅，单独划为自成经济、政治、文化、交通体系的行政区、特别区。民国二年改为双城县。

伪满时期双城堡的繁华与显赫，像古老的京都。

日军入侵后的双城堡更热闹，沮丧的只有平民百姓。

居住在双城堡的平民百姓，在那个年代什么时候没有沮丧呢？

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大家族的热闹，便是平民百姓的灾难……

头一拨热闹是于大头夸官。

1931年“9·18”事变之前，一直躲在双城堡老家佯装养病赋闲的张作霖东北军中将骑兵师师长于琛激（字险舟，外号于大头），心情沉郁、借酒浇愁。眼见张作霖皇姑屯被炸身亡，而他的参谋长熙洽却日渐独揽军权。于大头深感竞争兵团级的希望已经破灭。他是满族人，加上辛亥革命帝制解体，颇感江河日下，日暮途穷。满族人吃香的时代已成过去。

不料，“9·18”事变后，时势有了转机，先是接到熙洽从奉

天打来的长途电话，问津他身体如何？精神状态如何？话里话外透露出对他极其关切并将委以重任的意思。但，于大头并不轻信熙洽。虽然都是满族人，又都是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同窗好友，可熙洽晋升得快，简直到了飞黄腾达的程度。而他留学前与留学后，在激烈的官场角逐中仍原地踏步，他绝不相信熙洽这个一贯宁可提拔陌生下级也不重用同窗好友——恐危及自己宝座的狡猾家伙，会对他的晋升与重用感兴趣儿。甚至他觉得如熙洽不故意往下踩他这便就是他于大头的万幸了。

但是，万没想到，同乡，也是满族人的好友，坐在奉天省兼东北行政区长官宝座上的莫德惠（字柳忱），一封电报，钓金龟般把他召到奉天。更添一层喜色的是，经莫德惠与熙洽会同日本关东军最高司令官土肥原一核计：委任他为护路军总司令，又兼东北“剿匪”总司令。令他调遣人马，重振军威，马上返回双城堡，坐镇哈尔滨市。待满洲国成立，清朝末帝溥仪上台，他于琛激就是军机大臣了。于是，这位原东北军第十六骑兵团师长的于大头，摇身变成司令：第四军管区司令兼中长路护路军总司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可为身兼三职，祖上有光。

于大头扬眉吐气了。满人又要掌天下大权了。

在奉天大帅府，穿戴上了总司令金光耀眼的礼服。天天夜夜，应酬在为他晋升祝贺的酒席宴上。还没等动身回府，他就给双城县县长唐敬轩打了个电话——其实是下了一道旨令：他要返回故乡夸官祭祖。

唐敬轩怎敢怠慢：

夸官前半个月，准确点说也就是自从唐敬轩接到于琛激的电话起，他便下令县衙大小官员倾巢出动，四门贴告示。告示上明确指出：凡县城内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上的临街买卖家、商号、作坊，包括铁匠炉、鞭杆铺、棉花坊，连澡塘子在内的各家门面房舍，一律披红挂彩，挑出红灯必须昼夜长明，点放鞭炮必须昼夜

炸响。还规定在夸官马队临到之前，各家铺面门前的马路，必须净水泼路，摆放盆花，所有人等俱都必须手摇五彩小旗，夹路欢迎。临时呼喊的欢迎口号，必须按县衙的统一规定，任何人不许乱呼乱喊，马队路过门前时，只许笑面相迎，有沮丧、哭泣者，定杀无疑。

凡东南西北四隅住户，家家联组，必须事先选出代表人物，按每家每户人头收款，筹措资金，统一购买贺喜的礼品，除绫罗绸缎或大洋钱之外，鸡鱼蛋肉一概拒送。

那些天连城里的祥泰绸缎庄、马兴元绸缎庄、贺福布匹庄、刘老秧子百货庄、郭银匠首饰店等许多家买卖，均派外柜花钱雇了大马车去新京（长春）、奉天（沈阳）上货，还是供不应求。

半月后，夸官日到。

早起，当太阳还没有冒红的时候，东南北三门大开。西门因属白虎星门，故今日未开。有里三层外三层持枪的士兵把守，几个城门楼子上，各家财主、名流、绅士送来的成匹红布早已坠满，从房脊垂落到地面上。

南门，是于琛澈自新京（长春）受封回来进故乡古堡小镇之必须先入之门。因此，从黎明时分起这里便热闹起来，摆放的贺喜礼品——绸缎、珠宝、金银、瓷器、古董从城门两侧燕翅排开，摆得足有一里半路长。双城官银钱号送来的用雪花银摆成双喜字嵌镶在红毡子上。花子房掌柜的张兴帮这位乞丐处处长兼“杆上”（花子司令）领 50 名童男童女乞丐，各握黑红棒子，手里全都捧着闪亮的金碗，拥簇在用雪花银拼就的双喜字两旁。驻双城堡 22 旅旅长苏德臣亲自率兵站哨，五步一岗，已摆到 30 里以外……

日头冒红，城里面便人声鼎沸了。夹道欢迎于大头回家夸官的各界头面人物、乡绅名流、大小官员，连县长唐敬轩在内，早已云集到南门外恭候。伪警察署长刘焕南来往巡逻累得满头大汗，